南宋紀 壹

叁 伍

叁之

叁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三十三

元　四明　陳樫　通鑑　明　趙田　袁黃
明　滄安　商輅　綱目　後學　琅琊　王世貞　編纂

後學　崇川　袁俊德潤身　閱
葉震小涵　甫　校

◉南宋紀○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逆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於杭置行宮猶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一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而則累不足故也

綱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帝外俾康王嗣統是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初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禁有非韓之釁然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厥分之至乃眷賢王越居舊服茲乃天意矣

冒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宋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充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遣應天府虞辰王葵濟州癸未至應天府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禁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答壇受命慟哭遜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聚欲按韓林玉帝時羅景綸曰建炎之詔事詞的切請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劉承新曰康王前當為質於金營而宋史姚平仲劫金營疑其非親王且當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固此得脫而逃歸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並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賓之如秦山盤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縊於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於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社矣夫聚居之也繁其易防制此利之害而其後有大官御於應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北宮之小者而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宗室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綱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

丁南湖曰南宋奸臣列傳以潛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附於潛善之名下蓋以潛善主惡也予獨恨其金人入冠二奸匿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此所以為奸之首也蔡何高宗始終謀愛卒使二奸之保全也嗚

綱遣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靖聖皇帝○綱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遣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遣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劉蕺舉曰蔣世雷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曾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蓋亦祖宗傳身教之所致也

綱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目詔邦昌如唐傅故事加太傅

周德恭曰邦昌僭逆法當誅討謀加王爵果何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乖剌至此雖欲恢復其可得哉

綱耿南仲充宣撫使綱為尚書右僕射○鑑先是綱再貶寶江今江州軍金兵攻王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

宋朝擁立母后之福祖宗修身教之效

靖康之禍祖宗可推開國之福

宋朝以長幼之序內君宋則聚居于京師其利害可推開國之禍

門讓唐宗分封之害得太者得于民者得民者以其仁而宋用非其人

城中火光為天命祖興王之地

殺天左祖

金人有謂高權非惟不樂其即位特信以三公為之言則實不信高權而以致疑忌也然請以金人所言為然

請以金人所言為然

為權作有為之事也可概見矣

數歲而朝一切奉廢不復朝致于上手朝數法圍城中不能執郭之罪非惟申嚴上下大防且藉此可以鎮定人心新之語已好問諸韓沮止遊以實受所聞其為人也

而宋之方作集宿二史載于一人之手不應使此王奉孝綱目他處有使金使節宜惟此物係宋史更不見用後來主張字大意明大金國志亦作宋恩招金人其稱呼之疏亦視可知因考歲以試其所中興與良弼張所列于方召都

李綱十事

李綱忠義智略

西京城失守至是名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哲故用心綱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能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書法

敬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即景而不用故汴宗終底于亡滅高宗即位即名李綱而羣小不能惑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于任用乎

王敬所曰

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邪昌不能來時正其僭立之罪再容奸黨不清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及曖昧徒鋼鐵鐵者知其不能有朝廷其端兆於此矣悲夫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社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邪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宜令貽繩以正法懼者眾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常受邪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己之說耳君子奚可不謹終始哉

詔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耿南仲等於遠州

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京等官

章惇蔡卞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應劍時舉曰

張敬夫謂此乃擾亂反正之宏綱吉今人公之天理蓋我朝之法元祐為藏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既盡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宗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英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蒲隰諸州○

目

至是異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以宗澤知襄陽府○

目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宗澤陳禦御史張所於江州○

鑑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調用奸臣之謀北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遷陟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潛善等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曰

抑觀張所所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蹤見高遠自李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寶中興之良猶也列于方叔召虎卿筮夫何愧哉惜乎高宗志于苟安反罪所而用潛善辛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迹周宣光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事謂中國之聖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宜輕出京師見宗廟以慰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設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知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泯滅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管

閒李綱以十事退高宗自此遂決意南幸綱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成篤世者以綱為宋璟之流邪崇所及果何見歟

李綱自此始崇邪言無不信崇邪言無不從崇邪言無不聽崇邪言無不行

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莫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為馬花西人習

苦兵法綱與振謂可為方時因為用之

綱又立圖時之法使軍民互相應援

呂夏卿曰嗚呼國初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謀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釁恥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遁而航海矣

綱李尊生大旗○目李綱言修新舊編道河非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顧因令赦虜不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請郡之兵往往引去

綱遣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宮爵○綱遣宣義郎傅崇使金軍通問二帝○目初黃潛善自遣雪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來行李綱上言絕舜之道孝弟已矣今日之事當枕戈嘗膽言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吳學越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後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張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車輦厚禮恐亦無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雪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目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月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讟深入骨髓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遠子弟遣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令力抗敵論之遂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慤為書行之權安撫司

綱呂好問罷知宣州○目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見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妄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鬻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圖僭書手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來郡侯

鑑淵聖皇帝渡白溝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食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夜既北遼道中惟時飲水絕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粟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丁南湖曰道君節義之臣惟張叔夜最爭行蔡京則直氣之素定平宋江則戰功之素立故與金力戰不克而從其君以死不亦死之當乎宋史不以忠義之為魁顧以稱傳蔡黼曰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呂氏中曰金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北遼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媿矣

綱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鑑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唱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請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已四十日安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

叔夜孤軍入衛叔夜始終無憾

綱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京留守

張慤當靖康間為一年所薦同列者黃潛善汪伯彥輩皆以奸佞當路遂以忠鯁為少以名部自持則流離之間若宣見誠節乃國家之福宗澤果敢則平日之依違固位卿固情誼之為子朝廷不知之為子朝廷不知之為子朝廷不知

指揮云不得勝捕救大於河之東西陝之濱解是統天下忠義之氣而絕其民也臣雖愚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關李綱言經畫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又相聞而京城樓櫓畫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感望素者既至捕誅盜賊撫巡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樓敵有王喜者河東巨寇擁兵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殿雖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喜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東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言請帝還京畿襄陽閒敵兵甚盛方密備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壘壘三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東京敵兵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屬河南府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贖罪飛逆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國智事材藝吉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有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時泰曰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奸佞之讒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哉蓋高宗素法怠者也抱其怯懦之志素與黃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剛正之謀方欲而國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恭於傅說召虎御取幸歲諸賢而高宗無恙恢復則有愧於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目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兵振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用兵於西非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諸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車番入衛河北西路招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目造戰車於東西路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槊人短兵鑿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挽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槍器兵車之兩旁每車二十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綱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兵飛為統領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目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承聖意恢復率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奮信婦詣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毅書惑燕以敗荊軍數楚招撫以敗綏靖定也所聞宋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綱目

秋七月以王璦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綱以許翰為尚書右丞

綱目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黜者○綱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言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遂黜昌

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參子獄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綱 詔梁李南陽李綱言車駕迎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都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言議者質盛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群臣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進救援聲議駐蹕車駕所止乃還汴都莫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當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書未乾遂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兆致虛知鄧州修城池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故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豈當以去就爭之

綱 元祐太后如揚州○目 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荊石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甚于平王遷周有狄難非社稷存亡之危而東西周高並建非若今日一舉是則舉淮北而棄之敵者也何此之思不思既失其心宗澤之老將漸次垂盡時置既非中原人所尚宗以閑閑之墨之質重以奸懦之相故失東如此余嘗謂宋之絕聖復幸呂州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成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禍貢皆起于奸臣不可不戒也

綱 曹勳以太上皇手書至有今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勳曰我夢四日亟出此中原爭之衆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手劄親書宣賜中旨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勳曰知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英志畢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刑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勳曰幸為我白太上願知此環得早相見也勳遂間行至東京以御衣進公帝泣以示輔臣勳因建議遣死士入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救政難之出勳於外

綱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目 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者晚晉參至夜不寢然則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厚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術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賞罰人言恭儉足國用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欲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綱 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太后祖諱請以所居宮名從之○綱 罷河東經制使司詔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責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乘去帝曰卿所事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遣李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汪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議者何綱曰吾知為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恥惡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發宦者黃彥乃浚之所厚浚且潛善客也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

[illegible]

孝素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吉金德秘人主以精敏擅萬機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事書和守之議決而圖是明僧述之罪正而士氣作書斬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此謂也

胡新安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親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丘瓊山曰鳴呼故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也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出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論諸心況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奈何鉛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知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預其間為之委曲獨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豈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聞勸王彥各統大軍直搗巢穴賊巢空陛下早遷金國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無誤微數未即還闕願陛下徙臣指責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直歸胡塵然後奉迎聖駕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答之

紹興十一月宋李綱於鄂州（今武昌府）○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紹興戊申二年金天會二年○遼西京四三年○夏正德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金張浩可取鄜州能致盜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

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既之時兀朮自鄭州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衍周侯兵來擊金人果敗復入滑州澤使張掘往救之遇澤翌寡不敵我請少避之掘曰鄭州將奪不敵我請少避之掘曰鄭州將奪不敵我請少避之掘曰鄭州將奪

聖人所以教人者第使天下知孝弟

景衡得程頤之學遇事敬言惟景衡

取士當務至公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城率成願庶從遥開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取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圣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忠信禮義日還京師竟不果

〔許浩曰〕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高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罪日還京皇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素候于澤言之乎惟其候澤言與以其心雖發而遂復堂而汴終不還仇終不復也

紀 詩景衡龍○目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罷龍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暍疾至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尚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紀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目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人習詩〔經解試有試無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紀 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目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分部迎敵賊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委忍趨太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來此者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陝寇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貫定鞏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可必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其成功從中沮之

紀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目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奉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皆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簡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遂選趙秉傑自以渡河克復可指日冀度公與夏戰日日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目 澤子頴居喪墓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宋悉反澤所為於是秉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斷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勵之也使當時無或龐潛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黃潛善汪伯彥堪能忌功而高宗惑於佞邪之口善者而不能用使澤不得行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張時泰曰〕嗟呼宗澤之志即諸葛孔明之志也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臣良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讀無所憾若宗公則不然時則君闇臣佞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使得君如先主則羣邪聽命巨奸受戮金虜雖點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於孔明哉惜乎宗公志以沒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奸以謝天下

遲呼過河者三克復可指日冀

宗澤即孔明之志功烈過於孔明

馬伸龍注黃政柄

馬伸勇子為戴
忠在行道
人君當以正心誠
意為本
人君以親賢遠佞
為先
設陷阱可以制虎

粹中不屈而死
粹中守君臣之義
為萬世臣子
郭永其虜

不醮以報國
金兵皆不以上聞
高宗恬任汪黃幾如
宦官之寵用京師推
時可求劉張相繼叛
俘李成劉忠等是為
盜河北山東諸群縣
多入于金皆事之蹤
而易見者乃國二人
聯絡宗室基固聽其
擅權忠構方自翻卿
相得人臣當左右輔
弼之益恪皆若此豈
復可望其有叛復中
原之宗哉
王復擒馬求死
王復盡忠不屈

八月貶履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目伸自湖南遞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蘄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言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事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不可行也

周德恭曰高宗親履艱難殷鑒不遠而乃棄正人信姦士使處徽宗之時則不為徽宗蓋未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先天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紀聞 以趙子砥知台州○目子砥至燕山道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言國與金勢不兩立誓毀舟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復陷其輦轂磨如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紀聞 金主昊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鑑 十一月安置提舉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鑑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目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瑞夜擣其營殺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三晝夜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紀聞 周德恭曰粹中守君臣之義有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徇國之勸也

鑑 金訛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億降金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耶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訛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醮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訛里朶怒并其家屬殺之

鑑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謂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紀聞 羅一峰曰潛善伯彥側媚柔佞是以結高宗喜怒之心而其隱鄰匿奏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志是以庸佞相濟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奸大蠹而帝乃以得二人為是何異白之啟盜

鑑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鑑 乙酉三年

鑑 河北置制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往彥趨行在見汪伯彥黃潛善力除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

紀聞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目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守死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罵求死圍家百口皆被殺

褒明 王復之死死于義也觀其謂虜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見矣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紀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遂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屬鳳陽府帝奔鎮江○鑑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於瓜州渡名在揚州府城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充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

一人相顧倉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非而首已斷矣○鑑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亡太祖神主於道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並取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而望揚州煙焰漲天矣金人發揚州而去

周德蔡曰光世受命拒金偷生苟免棄衆走還並事君之義手敕書走還罪法也為陷天長漸逼畿甸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隨敵浮舟渡淮之何載敕書帝奉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之所以深譏之也是與君臣皆罪之爾

野浩曰高宗或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澤之謀坐致京師遭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也取之宜先伐敵勢不得兼並力擊取是宜行也今他崩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紀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目時羣臣乞留蹕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扞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

鑑金兀朮取濠壽廬今延安府鎮撫判官知軍事徐徽言乞之城破徽言據城拒戰因潰圍走檄之使之拜不拜瞞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曰宋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帝撫几震悼稱其忠過於顏真卿段秀實焉

〔丁南湖曰按兀朮出金制弃徽言壯哉徽言盛起罵及兀朮出舉戰向之觀其擢狀徽言披袍迎刃意象自若飲以酒持盃勸兀朮宋室諸臣皆死之高宗撫几震悼稱其忠過顏真卿秀實是矣然獨不知李綱宗澤張所皆顏段也是何一陷之明而百慮之愚耶〕

鑑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目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宇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也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機損益還徙是為下策若以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遲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檝江淮千里襲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罪數千言皆切事機

鑑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疏求退中丞張徽論二人大罪二十發陛下愛塵天下怒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南昌府潛善狠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必奇禍中外為之切齒

紀贈陳東政陽徵官○目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鑑三月以宋勝非為簽書右僕射○鑑詔禮部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鑑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置制使

紀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勢帝傳位于皇子魏國公夢請隆祐太后臨朝○鑑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于王室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驟遣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滿怨上王世修又嫉內侍康履等勢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內吾以一婦人於兵內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宋勝非言帝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遣諸臣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傳等挾其軍退

鑑明三逆堅作亂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羣臣無知之何則宋室微弱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恢復舊物中興天下哉

馬伸直龍圖

宋勝非以學問入陵遲東興不能奮身紓難繼權往近侍代賊轉言未聞有捍禦已乖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祐太后出門宣諭長江發展勝解示以禍福安見不可折羣賊之氣以杜

錢塘有重江之險徐徽言賂之以兵不動徽言忠過顏段

辛綱既退未聞免官曰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深為可概見況用此顏以論奏言為當時所採已乖其已乖從其說使綱不得與于數今何其自相矛盾邪

迹護乃地[illegible]語[illegible]不語[illegible]間[illegible]
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及信使來建而馬球已大起無雲河朔之衆南下則又將守則無人奈則無地乞哀于金將使而不答之庫完無解于鼎不答之道馬亦無能其來是錫矣

王安石蔡京學術流毒國本宋統病之由但王國宗南渡以後宋名臣朝朝不信蔡京之學術王安石之配享未能安安石之配享未能安安石之配享未能安

通今矣內地輝華屢隸藩臣計大發
賦斂時怒出鞭撻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張
四巴不何來計非宜
賦斂時怒出鞭撻行
裕雖行浪費奢侈
陛下方當時為不可少之事書曰
舜世忠謂不當棄荊
淮最為切要即以給
才而擢世忠為
為東京留守權
歸其意不當棄荊
之江淮而已
杜充用人已為怨
淮東而已
之江淮而已
杜充用人已為怨
淮東而已
之江淮而已
杜充用人已為怨
淮東而已

周德恭曰其遂賞賚之令三軍金人使知沒州則邊不容金人使易隨服則邊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岳剛正之氣波通星漢豈他偷生者之可倫乎

紹張浚治兵于興元今漢中府以圖中原○鑑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州財賦時蜀士供給常平本皆置廣以為庶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蠲權貨宜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者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所事寄由摘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撫千開開悉智高於食貨金銀遺衆雖多費不可計而用財常有餘○胡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使其感奮承制差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攜舊如當

周德恭曰綱目書張浚治兵于興原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誠有生氣義膽充滿于天地之間矣其興書濮丞相充宰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同意則其臣子徇國之勳豈不切哉

張時泰曰張浚志於興復此舉得矣惜其勒罷李綱而致車駕之東幸適足以為中興之累耳

紹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胡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乃以兵邀于淮陰立奮起嚙其齒曰回顧者斬徑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帝前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隊擊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屢戰者

鑑以趙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之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始欲幸蜀當自剗裏始始越今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剗裏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也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鑑金元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浙江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元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元朮遂乘充無備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知張邦昌故事充遂帥官屬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元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久之得往廣寧邦乂之死御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則足以見誅充而斷邦乂于萬古也綱目賞罰之公于此見矣

紹帝奔明州今寧波府○胡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倭其退士復還之浙敵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

鑑岳飛敗金人於廣德南京州名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餘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欲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鐘村軍無見報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附降之廣德岳武穆者雖古之孫吳韓彭不是過也向使杜充一聽其謀則高宗必無明州之奔而元朮且將授首矣

紹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金端薩珊至明州西門之高橋楊沂中等殊死戰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

周德恭曰自胡楊溯流入攻畧自如莫敢攖其鋒者今而江淮統制岳飛敗之于廣德楊沂中敗之於高橋則二將壞敵動王之心可見矣備書于冊深予之也

紹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時帝自居于海帝走溫州○金人以舟師進帝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州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退帝之不欲幽者公裕之力也

鑑金主亮取陝州在河南府城西知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屢敗金師破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解軍聞以彥仙知陝州軍安撫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與高宗書遂不復陝

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室果折可求等取十萬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果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生意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遣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而死其屬官吏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來了凡曰）張浚之殺曲端當時深寬之以予而御端素易取也其心將良不可測方李彥仙以孤城拒賊告急求援端拒彥仙屠績遍已幸其敗詭託不行救城陷而民遭屠戮嗚彥仙之忠節矣忠無愧於巡遠矣端非賀蘭進明乎假仙者端也使親公軍令行端可孤生乎

紹興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紹興四月張浚遣兵入衛聞金兵退乃還

紹興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鑑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乃移師鎮江以待之兀朮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敵之日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奔走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陟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擁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兀朮窮蹙請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敢死者之策於是闕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篷遂世忠所潰兀朮拔兵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免中丞趙鼎論之也：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上書論頤浩過失凡十餘言帝乃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

五月金人毀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兀朮既濟江自靜安鎮渡江而去岳飛遂擊之敗之○靜安在應天府城東北

山東西相距約遠者數百里東北所見為其所會顧城惟王姓之城去金人東北十里五國城去金人東北一千里三洪皓自雪中密遣人奏書以桃麥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城始知康王即位焉

會顧城惟王姓之城去金人東北十里五國城去金人東北一千里三洪皓自雪中密遣人奏書以桃麥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城始知康王即位焉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人東北一千里五國城在遼東三洪皓自雪中密遣人奏書以桃麥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城始知康王即位焉

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曲端于萬安軍以秦仲為裏廊隨部領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略然性剛褊既逐王庶而尊其師又欲并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要宜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撓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粮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則一二年彼必困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未可浚積前疑遂罷之

（來了凡曰）曲端閑為都統制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奔喪祭以文曰嗚呼新副將有淫源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南亭一軍喪服歌舞番酒遣辭報其從弟同皆失在于用不在于殺夫用而不效殺之賊恩勿殺則廢法故不拉姑勿用之愈也虛實就入爾將其勝以為應心管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新之劉昌可隨令牌將內顧者新副將令內顧者新副將令牌將內顧者新副將令內顧者新副將令牌將內顧者新副將令內顧者新副將